喪禮吾說篇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春莊稿
文渾克有
遠宗姬潢較

喪禮吾說篇 五

奠祭說

始死奠 始死禱復後將遷尸作始死之奠止以脯醢醴酒奠于尸東檀弓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謂養疾餘所賸物也閣者庋閣藏物所也

襲奠 襲奠將襲時陳衣而奠之或曰即始死之奠而更其名見禮注然不知所據

小斂奠　小斂陳所斂之衣而奠之設于室內在尸東而無席以此時尸尚在牖下未出堂也士禮乃謂奠于東堂下誤矣檀弓子游謂小斂之奠當在東方以曾子言西方爲非要皆在室內喪大記曰小斂于戶是也其奠不過陳一鼎或醴酒脯醢而士禮有鼎俎籩豆升降兩階公然在堂行大事已不可解凡據其立說此時尚未置重重見前乃日奠者由重南而東則直是狂言瞻前忘後與行事不相顧而漢晉儒者尚引以爲據何耶

大斂奠　大斂陳所斂之衣設奠于堂在尸東而有席

以此時尸在堂也士禮反謂設席在室內之奧其鼎俎籩豆皆由檻內入于室更不可解豈大小斂奠必兩與尸相左耶又曾子問云大功之喪可以與于饋奠之事乎言代爲饋奠也故曰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若士禮大小斂皆主人主婦親奠而以衆主人佐之又不同

朝夕哭　雜記士禮皆有朝夕哭即周禮春官所謂朝暮哭者以奠後哭有常度必朝時一哭夕時一哭也但哭必有奠其奠用醴酒脯醢其時則朝以日初出爲度夕以日未入爲度檀弓朝奠日出夕奠逮日與士

禮減。燭。闔。戶。又不同。

朔奠　謂月朔奠也殯後逢月朔則必奠其奠用特豚魚腊三鼎有豆無籩又謂之殷奠（亦但見士禮他無據）以較諸奠稍盛也但月半不奠有朔奠無望奠此卹諸侯有朔享（卽朔祭）無望享之義惟遇薦新則一如朔奠禮檀弓曰有薦新如朔奠作士禮者亦襲其言

啟殯奠　遷祖奠　祖奠　大遣奠　葬前一日有啟殯之奠日未出時以燭布奠于柩西遂易重設柩辭祖于廟謂之朝祖亦謂之遷祖（曾子問有不遷于祖此又舉變禮說見前篇）當是時以啟殯奠物隨柩車行卽朝時正柩于兩楹之間猶以其奠布

柩西至辨明然後徹啟殯奠而設朝廟之奠於西階謂之遷祖奠若有禰廟二廟則須遷二日入廟一日朝禰廟一日朝祖設遷祖奠及日昃時乃舉下柩載于階間之蜃車車稍低而行着地如蜃行故云門車乘低范係棺廻柩車向外乃始徹遷祖之奠而設祖奠即祖道之祭也祭行道神于是遲明此蓋言也徹去祖奠行大遣奠之禮遣者送也又名大奠大奠者加于常一等士用少牢大夫以上俱用太牢有鼎俎籩豆而無黍稷祭畢即包牲下體載于道車大夫包五士包三謂之包奠一曰雜記包奠讀書別一祭名然註禮者則皆以遣奠當之晉賀循曰遣奠之禮士陳五鼎庶

物畢備豈之以葬今既不能備禮宜加于常奠以盛送終正指此也古以明器入壙外又有重鬲包奠筲甕諸物此在西北可行若東南山塗木程掩土而蟲豸蛀蝕齧嚙之矣

墓奠葬畢主人爲位哭乃以几筵舍奠于墓左謂之墓奠奠訖祀后土氏用官冢人作后土氏尸以此

奠祭于是反哭設虞祭于堂檀弓所云葬日虞又云日中而虞作發之日中懼神無所依而急歸而虞之故又云速返而虞虞者度也安也度親之所在而設祭以安其神也其改奠稱祭者以儀奠者事親之禮此則以鬼神之禮事其親也但其祭不一士有三虞見說

是日虞隔日又虞明日則又虞凡四日間而三祭其祭法則他無可考唯雜記上大夫之虞用少牢下大夫士俱用犆牲而士虞禮則竟作盛祭設鼎俎陳饌具立尸布几筵牢牲祝豚餚豆鉶芼分主人兄弟宗老賓客及門內門外諸位饗獻迎餞酬酢以至祝噫歆告利成陽厭尸謖而後已姑論此半日之間時有不及而即以當日行窆下棺結壙封塋諸人事歷歷計之其爲皇遽迫促矜愼勞勩者何限乃復爲此煩重之舉不惟力所難周抑亦心不暇給見所記儀節又復繁縟猥雜一似安徐閒綏之所爲此豈是

可言不可行之謬語徒飾觀聽者又況是日辨明作大遣奠牲鼎几筵已稱極盛甚有午日間止隔三時而兩羊牲半兩治鼎鐲之理又況自此以前進作五奠如啟殯遷祖祖道含嵗祀土了無一刻之停息將所稱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之謂何又況三虞五虞七虞九虞卒哭祔祭其爲羊牲牢而治鼎鐲者方未已也吾故曰諸所言禮斷斷非先王之禮而賊國禮也況士禮則尤甚也或曰然則虞禮可廢乎曰非廢虞也吾特疑夫行虞禮而行之而必不可行如是禮者也

【卒哭】卒哭之祭在虞之明日祔又在卒哭之明日皆是大祭故雜記謂上大夫以上卒哭與祔皆用太牢下大夫及士卒哭與祔則皆用少牢祇士虞禮以三虞卒哭爲一祭又云卒哭將旦而祔則薦似卒哭有薦而無祭又似卒哭專爲祔而設誤矣其曰卒哭者謂朝夕之哭于此卒也曰卒哭爲成事者謂生人之事畢而鬼神之事從此起也見禮註

【祔】祔與卒哭接日亦用少牢但當先日舉主(見前)至是日則送主入祔于祖傍設祭祭訖復迎主還寢俟禫後吉禘則然後致主入廟毀先廟而諦昭穆焉【曾子

問云凡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示不祭也至卒哭成事則卽于卒哭之際先祔一日迎諸主而各反其廟以爲祔地若無廟無反主則如朱庾蔚之云客堂設祖位而告祔爲無不可耳

（練）練祭一名小祥以期年之後將易練服故爲此祭所謂十三月而練是也但練雖卽吉之祭筮日刑牲然仍以喪禮行之故大祥旅酬小祥不旅酬雜記云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不同

（大祥）二十五月而大祥其祭與練同小異者不旅酬耳

先仲氏曰小祥十二月大祥何以止兩月蓋小祥大祥不分兩節其得一十六月小祥祥之始大祥祥之終耳故初祥改練終祥改縞縞與練皆澈練精熟之名也統稱縞練是也餘見前

（禫）二十七月而禫筮日而祭易禫服餘見前

（吉禘）吉禘者吉祭也其謂之禘者以諦視昭穆而合祭之也三年喪畢將致死者之主于廟必祧一遷主使諸廟各遷升之而闕其所應入之廟以待主入于是迎羣主而合祭祖廟以審視昭穆謂之吉祫以合祭故也見鄭氏說又謂之吉禘見杜氏註春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襄

十六年傳晉人答穆叔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皆此祭也但此祭在二十七月禫祭之後又一月而筮日卽吉故魯莊以三十二年八月薨至閔二年五月裁二十二月而遽行吉禘左氏卽譏之爲速若僖八年禘于太廟文二年大事于太廟則雖皆行禘祭而俱非吉禘蓋五年之禘四時之禘雖皆名爲禘而與三年喪畢諦視昭穆之祭又復不同說見予論語稽求篇諸禮並不及此祭而漢晉以後儒說紛錯以致王鄭之徒各主禘祫二祭以爲門戶此皆言禮之最無狀者然則周禮在魯其所賴于春秋者豈淺鮮哉

爲位說

爲位有二。一是死者之位。設其位而哭之。不必實物。但虛爲之坐虛布中幣若在野與巷則有帷幔者亦設虛坐。否則將哭于其所。所即位也。一是生者之位。先設主人主婦之位。而後衆主衆賓及內外宗人有司執事以次序列。大抵以五服重輕定序列遠近之等。服重者與死位近。服輕者與死位遠。凡哭踊成服及賓客弔贈祭奠祔皆以服位爲次第。周官諸子職正羣子之服位。內宰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謂以服之輕重爲位服即位也。第此是周禮。在春秋皆有之。故襄十二年吳子乘卒。傳稱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

言張惟閔門外同姓于宗廟出王之廟即文王廟同族于禰廟同族謂高祖以下此是死位而昭二十一年葬蔡平公太子朱以喪主而位在衆子之下與長幼齒則左氏譏之此是生位乃其禮舊無明文至戰國言禮家又參錯不合如奔喪哭父之黨于廟檀弓兄弟吾哭諸廟而雜記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大兄弟遠兄弟皆父黨也父黨皆哭廟即云有殯在堂然則不到廟此是諸禮之言堂雖有殯而廟仍可哭何必側室又哭母之黨于寢師于廟門外而檀弓謂父之友哭廟門之外師哭諸寢則一廟門外而

哭父友與哭母黨不同一師而哭廟門外與哭寢又不同若哭朋友在寢門之外所識在野而喪小記云哭朋友于門外之右則不知此寢是適寢內寢此門是庭門外門門兩相貿矣至若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曾繆公哭陳莊子于縣氏子思哭出母于他室曾子之徒哭父于所居之次則皆以意爲之並無一成之典可爲據者若夫生者之位則定于始死之際而彼此各異如喪大記既正尸後則主人坐東方主婦坐西方自天子諸侯以及卿大夫士貴賤皆然而至于父兄子姓有司庶士與命婦姑姊妹在國君則各分東

西立主人主婦之後而在大夫即命夫命婦東西分坐若夫士則無不坐者矣乃爲士禮者亦曰衆主之異位唯命夫命婦得坐而餘皆不坐此與大夫禮何異夫君卿大夫皆有陪貳主從長庶名分截然士亦何道而可使五服之衆及異姓司事立以待命大無禮矣見其所記者東西上下猥瑣煩褻倀倀抶抶雖欲大設綿蕝聚生徒習之而必不可通者吾故曰士禮襲禮記而更無禮非無謂也蓋主位大略惟檀弓引子張所言謂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爲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二語盡之自始死二歛以及塟窆卒哭虞祔

祥禫爲位皆然而其餘諸位則文王世子有云其公大事一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此實該括諸位之詁乃不待求者文但爲無服爲位之說以致大繫如櫃乃云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俑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謂嫂叔無服子思哭嫂宜無位而亦有位何也蓋已雖無服而妻與嫂則娣姒有服者也娣姒妯娌當小功服必使妻先踊而已繼哭則位次先後庶幾不亂此則其子思之哭嫂如是即申祥之哭妻之兄弟言思亦然蓋妻之兄弟無服者也妻與其兄弟則有服者也婦倡俑而後哭之位在則然也其于爲位之義非

不委悉然而有不然者先仲氏嘗曰夫哀不可假待位成而始發哀則哀已遠矣且幸而子思申祥各有婦耳職一無婦與有婦而各不在如之何

奔喪說

奔喪者謂在外聞喪而奔歸者也其奔歸之時見星而行見星而舍固不必言（曾子問引老聃曰見星而行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但男子婦人俱在殯東西而坐哭則以歸時既殯殯在西階則婦人不能居尸柩之西此猶易曉獨是入門時男從西階升婦反從東階升此不可解按山禮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母新死不忍變其

故仍由西階若婦歸奔喪則本家之姑姊妹女子子也鄭氏謂入自闈門故由東階則此門非庭門係堂東遍廟之門謂之闈門（見周禮匠人注）其階非阼階以其當闈門而入階面向東謂之東階則此是天子諸侯之禮非大夫以下禮也卽天子諸侯亦必其女子子爲諸侯夫人而後可從闈門入他卽不然乃以此爲奔喪通禮誤矣至升階之後不論男婦皆殯東西面坐哭盡哀男括髮袒婦人髽凡三日三哭而後成服其必殯東西面者以周殯在西也（今殯在中堂則仍以男東婦西爲位）君不及殯則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括髮袒東即主人

位婦西即位遂冠歸入門復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東即位拜賓如是三日成服若聞喪不得奔喪亦括髮袒襲經絞帶即位三哭三日成服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括髮袒經遂除于墓歸哭盡哀舊云除于家不哭則括髮袒而歸與前奔喪不及殯哭墓而冠歸者相反此從鄭註正定若不哭則益無禮矣夫在堂有人歸不得見此在豺獸猶生哀而兒于人子背瀆李樊喪父至十年後始還鄉里悲慟號哭哀感路人唐太宗過慶善宮見母竇太后所居便號慟不斂今乃以不哭二字致詰董助作喪禮答問或疑所哭而助堅

以不哭答之則過信備禮而喪失人心吾故于喪禮哭泣之節一概不論此其一也

凡齊衰以下非親喪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袒亦三日哭成服若所爲求遠則成服而往

奔有喪自外來者凡諸侯大夫皆用裳帷障柩如荒牆然而載柩于車若賤者用葦席爲帷以襯柩行故又名襯及入門脫車于阼階不去裳帷而升堂舊云入廟門則廟雖可殯然不去裳帷似于朝廟後備棺之禮又未合矣但周殯西階以其將遠而作賓也今作賓而歸反不忍遠而即殯之兩楹之間此見公羊

傳昭公喪歸殯廟之禮。今原非周制。則宜上東階。稅諸中堂而殯之何嫌忌焉

贈喪說

贈喪有贈含贈襚贈賵贈賻四名總稱贈喪以四者皆喪中禮也特四名所釋凡義與物皆不殊而其中有贈死贈生之分如公羊云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而穀梁曰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皆與諸禮所釋彼此各合而獨是含與襚所以贈死賵與賻所以贈生兩各不同故荀子曰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今含與襚前說已詳

言之矣若賻之與賵其統爲助生義有難明據春秋隱元年天王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車馬也三年武氏子來求賻索財用也蓋賻者補也喪有費則補之故周禮宰夫掌邦之弔事與器幣財用而曲禮云弔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費則賻爲助生不待言也至車馬則何所用之按士禮有薦馬禮所以駕乘車者乘車魂車也故雜記云陳乘黃大路于中庭所以爲乘車之用而春秋哀廿三年季康子使冉有弔朱景公母而進馬以則此皆爲送死而設不專賻生故少儀又分則馬賻馬二名賵馬送死賻馬賻生惟送死故

賵馬入廟門惟賵生故賵馬大白兵車不入廟門而庾氏舊註亦謂禮旣祖訖見祖道前而後賵馬入設于廟庭所以供飾魂車也旣飾魂車則大白兵車并設戎路似亦國君禮所爲助生人以行儷儀也則飾則一飾而又分死生兒旣夕云受羊如受馬以受馬送死受羊助生故謂之如則賵車馬外又復有并賵羊畜諸物其爲送死與助生兩皆可通不足拘也至于贈襚之外又有賻幣一名如士喪禮有賻幣無常語雜記亦云齊人之賻也三玄二纁似贈襚贈幣又屬兩事贈襚送死賻幣助生故士禮又云賵玄纁束與設襚不

同然而助喪助葬皆不宜有用幣之事財可稱助幣則何名雖鄭註蒙溷其于雜記士禮皆不明指為贈死之物然亦未嘗曰此助生者若正義于魯人之贈則直曰贈所以送亡者納于椁中則玄纁束帛仍是襚類觀喪禮小斂受其含襚幣玉之事雖列四名而玉卽是含幣卽是襚此可驗也若夫賻賵含襚皆是贈物故統加贈字然亦有專稱贈者荀子曰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含賻賵佐生贈襚送死穀梁亦云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卽既夕亦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賻則于四名之外又別

有玩好之物可以送死而專名曰贈者此在漢後儒者皆未折出觀者審之

禮莫備于春秋故予之說禮必以春秋爲主而三禮次之然春秋祗左氏傳耳若公穀則直戰國人所爲無禮之至矣如含賵諸禮雖屬各出而列國往來則祗遣一使兼行其禮故春秋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左傳曰禮也此彰彰者乃公羊又曰歸含且賵以二事兼行爲非禮也按雜記諸侯使人相弔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則雖含賵有二節而一使一日例必兼行原未嘗曰嘗遣二使且嘗用兩日也故賈

服敂義亦云聘贈並行賓與介代有事焉諸侯相於尚遣一使而責天子以與人與日其可通乎兄則制天子于諸侯之喪但致含賵若二王之後則一含二襚三賻四賵四事並行豈有遣四使行四日之理又兄此來含賵但以諸侯小君原得以侯禮行之故一使並行此周制也此正韓宣子之所謂周禮在魯者也乃穀梁不道又變其說曰含以早而賵以晚二者交譏謂含主賓日當在殯先賵將葬車馬在臨葬一則緩而一則速故以爲譏則天子諸侯邦國與處雖急行赴告猶恐必不能建事故諸侯奔喪其于京畿

遠近祇行會葬而弔臨不與焉乃以天子弔諸侯未
人而責其失時可乎況含襚諸物祇以表義不必適
用故諸侯有既殯而奠含則以葦席承含物既葬而
奠含則以蒲席承含物既殯既葬皆可以含不必眞
納之口也是以君使致含亦有親含授含之別謂自
既歛後以至既殯則使臣到彼親自致璧于殯上即
名親含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而主人受之即謂之
授含夫止奠于殯未嘗璧中而飯之而即爲親含然
則含之不必在殯先明矣況葬後致襚春秋有之據
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夫僖公之喪已逾

九年成風之喪已越五年然左氏猶稱有禮以爲諸侯相於祔無忘舊好則雖事後行禮而春秋不譏何則借禮以脩情則其來有名五年之襚與五月之含無以異也是以左氏亦明曰諸侯之相弔雖不當事苟有禮焉則必書乃職國言禮必曰送死不及尸即爲非禮夫秦人豈不知是時不及尸而來襚左氏亦豈不知此爲不及尸之襚而反稱有禮人亦從此而思焉可矣

喪服變除說

始死 婦死男子去冠而見笄纚士喪作雜斯字聲誤也 笄者其髮者也纚一名

纚即髻髮縚也服白布深衣十五升麻屨無絇絇屨頭飾徒跣扱上衽以衣前襟扱於帶間交手哭無數婦人則去笄纚而見露紒紒者結也以纚結髮而露于外者亦白布深衣官子同女改布深衣縞總以纚喪其哭踊與男子同此考之諸禮與戴德喪服變除及魏晉諸儒所言禮而無不合者其齊期以下男子著素冠婦人骨笄而布纚其服皆白布深衣白屨無絇若大夫主人祇去冠不解髮者齊冠不易去髮不可解雖免必却冠凡有事袒免見後冠所必去而隨去隨著至于髮則始終不解郎括髮非解髮也易最重首髮其說乾隆白兆為髮論語春秋則皆以被髮驗時世得失論語吾其被髮

春秋以被髮而祭爲名戎禍乃不意唐宗制開元禮有男子易以白布衣被髮之說而趙宋一代宗之至今不改此在言禮家所最宜禁者

髮及遷尸之後至將襲時大夫死日士在死日仍加素冠于笄纚之上以覷襲此素冠無大夫士之別襲訖始去笄纚括髮而袒括髮以麻片從項中而前交會於額然後郤繞于髻如修頭形婦人麻髽如括髮說見後其齊期以下男子著免音問以布廣二寸亦從項前交額而後繞于髻如括髮卽今白頭帕也士喪禮小斂主人括髮衆主人皆免是也喪服變除謂不杖齊衰皆括髮誤婦人以布髽如免說見後小記男子免而婦人髽是也

小斂

將小斂男子仍加冠于括髮之上環絰視斂此皆冠有等差而絰無等差冠之等差諸禮皆云大夫以上素爵弁士素委貌是也（爵弁以爵色爲弁延委貌周士冠名）絰則皆以環股之繩束之爲絰而其末不紋散垂腰間故又稱散麻（見後）大夫士皆同之雜記所云小斂環絰公與大夫士同制是也乃斂訖又投冠括髮即檀弓所云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投冠括髮者祇此括髮是就所已括之麻而重加整理故曰括髮不改謂不改斂前所括者而加冠焉非再爲之也

大斂

至明日大斂則又再加冠于括髮之上婦人骨笄

而繼以襲斂斂訖投冠去笄而後成服去爵弁委貌而服喪服五服內外皆服所應得之服而亦去其冠與髻但是時衆服祇素冠深衣不笄纚不徒跣即主人與衆主人當免者亦祇免于喪次而出外仍冠禮云孝子非從柩行與反哭而歸則不免于堩堩者道路也謂道路必著冠也然則初喪之必有冠而必不得被髮如此括髮然後袒若冠則不袒而襲矣以冠尊也成服于是主人易喪冠一名纓冠而右縫帽頂有辟積縫向右有條屬纓作縦帨與冠縫合其服名齊衰無斬衰見服制并異等說有衰布六寸緣襟中有辟領領旁二幅折布向外有負版背負布一尺八寸不緝不緶四際加

首絰束冠而絞要帶之散垂者小斂前散帶即散麻見前至是絞之既殯禮三日絞垂是也乃授杖喪大記君大夫喪皆三日授杖士止二日授杖士亦三日成服但士連死日數故止二日而喪服四制謂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雖以君喪言之與大記別然杖爲爵設杖爵也爲有爵者設本四制安言而士禮遵之因以貴賤限授杖早晚謬矣于是以菅菲爲屨出左傳荀子寢苫枕凷塊哭晝夜無時啜粥不食菜果寢不脫絰帶主婦俯笄竹笄布總布一寸作髻圍而露紒露麻之束髻并髮者齊衰無負版而裳連于衰連縫無首絰有帶麻有杖其他五服男子凡冠與衰裳並同惟

小功與緦冠稱左縫（縫向左）期以下稱衰（縗同）大功以下無衰無辟領負板其屨則期麻屨齊衰三月大功繩屨小功緦吉屨五服女子期榛笄（笄即簪）大功以下折首笄（吉笄一尺二寸喪笄一尺故折吉笄之首二寸且去鏤飾）其衰則總無衰無辟領負板餘見後服制說（凡冠服未明者具詳服制他倣此）

（遷）將遷先遷宅主人北面免絰及一日主人又北面免絰踊上至遷之前日大夫士免而散帶婦人髽與未成服時同士禮所云婦髽丈夫散帶垂是也其服則仍如常服然遇有事必袒免如遷袒拜賓舉柩載車諸節主人必袒遇事畢而襲惟柩行則不袒以在

道無袒禮也至下窆實土又袒踊而襲將入門又袒凡遇袒則去冠著免若五服送葬者雖既除其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反當時應得之服）故又稱反服但又有葬時之服據檀弓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解者謂葬時反陰與神相接其禮不可以純凶故去衰冠著素弁周禮司服所云如爵弁而素者而其首絰則用葛而不用麻謂之絰葛且復加衰以修袂一如錫衰之製則在昔皇氏熊氏已多疑義而鄭氏亦謂此天子諸侯之制無與士庶故予作葬服說但置不論而陋儒無學恐有訾予闕漏者因復及之

虞

士三虞每虞主人兄弟如葬服必免而散帶婦人髽賓與執事則一如弔服者小記云既葬而不報虞則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謂逃葬者不及三月則葬後雖虞而未當虞時猶不報也〔報訃也〕故主人皆冠及虞〔正當虞時〕則皆免免皆者主人及兄弟也又也有受服〔由虞而釋必有捞受虞為受服〕天子諸侯大夫虞而受服士卒哭受服又小記虞杖不入室祔杖不升堂以虞祭在寢祔祭在堂祭時不用杖也非除杖也

〔卒哭〕

卒哭受服男子易首絰腰帶之麻而變爲葛婦人無首絰而笄與帶又不變〔婦人尚質故重服不變〕諸禮謂婦髽首

絰曰謂俯作變服弁即榛弁則于婦人三不變帶弁絰之說顯相悖矣至三年受服則衰冠六升今受七升衰服三升今受六升婦人並同若衰屨用菅去繩謂受以蒯藨屨則屨無藨名蒯屨即菅屨也至期大小功則並變麻帶爲葛帶婦人亦同其受服則期冠七升今受八升服六升今受七升大功冠十升今受十一升服九升今受十升若齊衰三月與緦麻俱無受服以服止三月但可除而不可變檀弓所云既葬各以其服除是也是時三年居門外堊室大記象後居堊室不同疏食水飲若齊衰亦居堊室則期在未葬以前有之他

俱不然蜀譙周云齊衰三月不居堊室

練

練祭先旅日旅尸視濯皆絰杖而入有司告具而后去杖至送賓又杖以是時杖未除也祭畢易練冠（卽練白布）素纓角瑱（初無瑱至是以角爲之）除去首絰而不變條屬受以七升布之服而除去衰與辟領負版米凱所云小祥小吉故去當心之縗與肩背負荷是也特古吉凶皆有衰喪衰無貴賤以鹿皮爲之而小祥以前衰脛而袂短且無袪至是加以袪而廣大之且加裼衣故檀弓曰鹿袪而裼之易麻帶爲練帶（卽練布）繩屨無絢婦人不變帶至是并麻帶亦除之是時飯素食有

茶茹鹽酪而未有醯醬

大祥吉服而縞冠朝服而祭祭畢易縞冠素紕（即縿）

（大祥）不組（纖縞變除云素縿不組）而除條屬受以十五升深衣而除

去衰服以素布為中衣縞帶（白布）白屨（白麻）而除杖（斷而棄之）

出堊室居外寢（大記作黝堊）食醯醬乾肉

三年不緝衰不知其緝在何時或謂三月卒哭當緝

衰晉周續之作釋禮或問有云斬衰（即齊之不緝者）終三年

乎曰不也卒哭三月當緝衰而魏顗非之謂斬至卒

哭更以六升布為衰已漸輕矣如顗止三月而即緝

之則斬衰之名何居且禮云女子子適人有父母

之喪既已成齊衰服矣（禮女適人降一等緝衰）而夫出之不即改服（曰之衰裳皆改斬服）則必待既虞而後得改爲斬衰（以非喪節不改也）是既虞卒哭其爲斬方來已也何言緝也乃虞喪又曰女子待斬謂待斬衰之受服耳非待斬衰也夫斬衰者服喪之稱不必終喪以立名且父母情等母服止齋而父斬三月何足怪乎于是又復有期年緝衰之說如魏休寧謂期而小祥則既練之服易以功衰（練衰九升大功衰亦九升）未有功衰而不緝者必欲緝衰則此時是也然而徐邈持論謂喪服雖變備載禮文變斬爲緝經無明証此豈可變服大節偶有所遺盡實

無其制也而宋庾蔚之又並反其說謂疏衰之後不受疏衰斬服之後貸復受斬皆貿循論禮亦謂緣情制禮定有變降誰謂斬衰獨不變者予謂衰並未縗其縗衰之說禮並無文而衰服之除則實在二十五月大祥之際從三月受服期年又受服皆以漸易輕而衰猶如故至二十五月而頓除衰服易以深衣故公羊傳衛了諸書皆云三年之喪以二十五月而畢夫喪者服也畢喪者正畢此不縗之服也是三月受服變而不除再期畢喪除而不變益不縗之衰至此盡除何用變縗乎

〔禫〕禫用玄冠朝服而祭（玄衣黃裳）祭訖易纖冠（青白色）采纓帷深衣如前中用纖布衣黃裳而外加革帶（詳見服制）佩帉帨之屬除麻屨而易吉屨至吉禘之後則玄端以居而終三年焉是時寢有牀始飲醴酒至吉禘後始還內舊說自祥祭至此其變服凡六節頗不確今第記其明確而可據者如此

〔稅服〕稅服謂聞喪之遲日月已過而仍爲之追服也其服以聞赴之日爲始不復計死者月日故鄭氏謂當追服全服而王肅謂宜計死日而服其日之殘者限滿即止則孔疏有云萬一限內止一日而聞喪將不

服乎抑當曰成服卽當日關乎若稅服有等舊說卑爲尊稅尊不爲卑稅大功以上稅大功以下不稅則緦小功不稅是兄弟遠處終于無服檀弓曾譏之若晉董勛作答問有云小功緦麻在遠聞喪舉哀而已不復追服惟兄弟及從父兄弟大功以上降緦麻小功者雖日月已踰仍爲服制此本喪服小記爲言又范堅答問期大功服旣終而弁絰云何范云未葬者反服而臨喪已葬者素服而之墓

沓服　先仲氏曰凡喪服沓行皆以重包輕以麤包細但遇成服卒哭祔練諸節則加所應加之服于本服之

外附于問服問諸儒多爲疑義而魏晉間儒則竟以此爲一門之市然言人人殊仍無成說予特以先仲氏數語該之此實精于論禮之言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文輝克[illegible]
遠宗姬[illegible]

喪禮吾說篇六

服制說

素冠始冠著素冠即白布冠也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齋則緇之言大古之冠常著白布而至于齋則以鬼神尚幽闇故緇之及三代時始以白布爲喪冠而以緇布爲大夫士常服之冠故春秋秋滅衛則衛文公以喪禮處之爲之冠大白之冠雜記云大白緇布冠不

緌（緌之飾也）以質不用緌而玉藻有緇冠續緌諸則以緇冠爲諸侯始冠之冠故緌之但三代無卉木之布（今木棉布）其所云布則皆麻枲之屬也禮運後世有絲麻則闇以絲爲冠如論語所云今也純者此練冠耳今則以卉木爲之先儒只嘗曰始死變服反不著麻枲而著木棉知此者鮮矣。（素爵弁委貌）小斂後冠則大夫用爵弁士用委貌而皆以布爲之按弁製與冕同皆以木板爲中幹廣八寸長尺六寸前低後仰（板前低一寸）衣以三升布上玄下纁（板之上下）而各有旒（板前後）弁則不頂無旒而所衣之布則以

爵頭色爲之赤多黑少故名爵弁素則易以白布今則無此製矣若委貌則周之冠名夏曰牟追商曰章甫其製無考惟後漢輿服志謂委貌與皮弁冠同長七寸高四寸製如覆盃前高廣而後卑銳則如今帽形但較白布冠多委武耳委武冠卷也詳見後今大夫以上誰不服弁而委貌則士庶共之則何妨委貌形而製爲白帽古樂府原有白帽名以爲貴賤通用之冠何不可乎徐伯山曰素冠即帽也委貌之貌與帽聲同下帽名之所自始但有委耳委者冠卷之名秦人呼委齊人呼武故雜記曰委武玄縞言玄冠縞冠少有冠卷者以歸者沿處先有卷以束髮而後以冠合其上故說文曰冠卷也白虎通曰冠卷也所以卷持其髮

笄古男子二笄婦人一笄二笄者髮笄貫髻與冠笄貫冠

也喪則去冠笄而存髮笄自初喪素冠以至成服後喪冠皆無笄者若婦人一笄止以固髮而喪笄不同恒時名吉笄以象爲之刻鏤其首以爲飾至初喪則易以骨笄成服始易箭笄以竹篠爲之終喪不改小記所云箭笄終喪三年是也至齊期皆則易以櫛笄以櫛木爲之故又名櫛笄又名榛笄二木可爲笄者然總名惡笄以形惡也若大功以下名折笄笄謂用吉笄而折其首之刻鏤以去其飾故惡笄有首有摘頭也吉笄無首無刻鏤也凡此諸笄皆于成服之後服至終喪以婦人尚質無變易也士禮謂女子子爲父婦爲

男始初喪將斬衰笄有首以蘇卒哭則折吉笄首以笄是易笄矣且易大功之笄為惡笄矣夫母無降服即據儀國禮行降亦當在齊則之笄齊則用榛笄即是惡笄榛乃為齊縗之妻之姑之喪卜榛以為笄是也但齊期之笄而可用折首笄乎主禮同據儀國禮而于諸禮之中尤復有謬不可不察吉笄長一尺二寸五服之笄總長一尺殺吉笄二寸

纚 纚一作縰縚髮繒且其形如幧頭從額前斂髮而結于腦後即漢時所稱谷幘者蔡邕獨斷謂元帝以額有壯髮故服幘以掩之則其製必從額及卷一如

冠之卷武咳先額攝髮際則之如笠以爲加冠之地明代之網幘猶是也故士禮云纚廣終幅長六尺其廣與長亦正給斂髮之川而禮言仕撰謂長六尺者以人髮長不過六尺爲言則似束髮爲髻時先聚髻髮而後盤之以作結則人髮多不過一握而鄭此終幅之納何爲乎況古無裝髮作髻者即日影成而韜之則數小之結亦不當如此其長也乃若婦人纚製即巾幗之幗俗所稱包頭也故士冠禮注滕薛以卷幘名幗淡黃幗皆作菌則疑此一纚而在男子爲幘在婦人爲幗彰彰可考禮製既無明文而

漢儒釋義又復紊錯多不合事情則二物雖見引證而竟亦就二物而逆推之

（括髮）（免髽）小斂之後男子括髮婦人麻髽五服男子布免婦人布髽是男子有括髮與免二名婦人有髽一名而其實名有三而製則一總皆以緇寸之帕從後髮際繞向前而交于額復從額向後而卻繞于紒（髻也）髽如幓頭然而以麻片作幘者在男謂之括髮（括者包也）在女謂之麻髽（謂繼析作髽也）以布作幘者在男謂之免（挽也）在女謂之布髽總一物也蓋髮必有攝既去纚紒則復製此以代纚者故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

而婦人髽言相當也自士禮雖通有髽衰三年語而鄭氏亦不能解其總髽可三年必非麻布二髽可恒服者因造為露紒為髽之解大露紒者謂無髮而但行紒也今乃以無髮為之紒當行髽之幅是者髽亦髽不者髽亦髽髽法亂矣先仲氏曰無髽者髽將必有無免者免者後見近儒無學某曰免冠為免並無加物殊不知免不絻字以帽抵衛宜讀作絻不宜讀作問春秋哀二年衛靈公卒晉納衛太子于戚使太子絻而入是也禮書多作文說命作兌命不必傳說名傳兌也哀十二年吳孟子卒孔子弔季氏不絻而拜

皆是特失所當註致詳春秋者仍以戰國禮俗之便無從考耳若檀弓游纓曰無縱無甚限尺禮書謂期功之髽恐其亦高縱故以無高縱無甚大為游此言得之至其分別則三年麻括髮麻髽則功以下布免布髽然皆以成服前言若成服後則對言而免則女必理白布髽是三年亦以纓麻文不以笄而以髽益信纓髽三年為非是耳

（喪杖）喪服古今不相襲其製亦不可考惟冠纓二製則前儒者多論辨而歷代相沿不甚懸遠至朱氏家禮一出則斯世翕然宗之請游內外無經同矣然其製

尚可疑者，韓國以前無所爲梁冠也。古冠名有三，曰冕曰弁曰冠。弁與冕皆有綖（即覆版），有武（冠卷），有繅（即前後旒），有紘（即紐所以頂缺），有笄（貫髮），有瑱（充耳），有衡（以玉爲之垂于副之兩旁當耳），有緌（纓之飾），而獨無梁。若冠則綖衡纚笄頍緌與梁俱無之。惟漢後輿服志有進賢冠，即古緇布冠也。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兩梁，博士以下一梁。唐志緇布冠天子五梁，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二梁，九品以上一梁。而于是有梁冠之解，是梁冠之名起于後世。且稱非喪冠即曰吉冠，可相通然。三梁最貴，公侯以下三品以上，定非士庶所宜用，且未可以貴賤多寡之

數移之爲喪服重纓之節如今所云哀子三梁哀孫梁主人一梁也又或齊期兩梁功緦一梁且其所爲安梁者亦未嘗也古者緇布冠即齊冠也三代作諸侯始冠之冠然形如覆杯者今之帽製小雅名爲緇撮原難安梁即欲安梁亦當安帽謂之上當行以備紙三寸如指帶一條可隔作三梁之用且此三寸紙可稱冠卞且據其所爲製亦有條屬條屬者謂用一條繩爲帽而屬之冠也古吉冠之製冠帽與冠不相屬先着冠帽一條丁纓開而後加冠以今之冠是冠帽是帽兩不相屬屬者連也故玉藻曰緇冠玄武卽卷冠與武異材

卷六

故與色不相連也至燕居之冠則連屬矣故又曰居冠屬武而至于喪冠則以凶故連屬之凶與纕皆不文故燕冠凶冠皆連屬纓緌冠以通凶屬解冠以近吉不屬可驗也名爲條屬條以纏故名若冠卷則有委武綦二名是吉而此三寸紙與此一條繩相連屬耳蓋一如吉冠不屬吾不知此三寸紙將何以着之且甚布三升冠布六升此二寸紙中安所容六升之布且冠不露首祇以三寸紙跨于髗間則禿者不必免而其頂已露勢必別著一冠于紙內而後加以紙是去纚而又有纚也且此一冠何名也嘗考緇冠之製其見于漢志者長七寸高四寸前高廣而後卑銳而見

于諸禮注者大抵以布爲搢縫連作辟積從頟者之
而紐于其後其在吉冠則縫多爲貴辟積無算而在
喪冠則用六升布作三辟積而襵而著之故檀弓曰
古之冠縮縫今也衡縫謂辟積襵少則隨襵前後而
直縫之今吉冠尚文辟積襵多則不能一一直縫而
弟并所縫而連橫以縫謂之衡註故曰喪冠之異于
吉冠以今冠尚文而多辟積非古制也（陳氏禮書以縮縫爲順布之縱衡縫爲橫布之緯大謬）是喪冠辟積限于三數今之三梁恐
亦因辟積之三而致誤者故其三梁亦皆稱爲三辟
積然而三升之布未見尺寸安所辟積丸其製皆非

是也。古製用六升布（今麻之次疏者）作三辟積，其辟積之稱則皆向右，名爲右縫，以吉冠向左爲陽，凶冠向右爲陰也。乃以布從額著至後而缺其後際，名之爲頍（小雅有頍者弁），（[illegible]也）綴後屈布下頂而就之，名之爲冠。乃又屈一條繩從額向後交之，從兩結耳傍而垂其兩端，以結于頷下，其繩謂之武，其結于頷下謂之纓（吉冠纓與武異材，喪冠共材，故卽以繩末爲纓）。乃又以冠合于武而迎縫之，名爲條屬（見前）。其縫之也，先屈其冠之布，從武下而反出武外，使武壓其上而縫所出布，謂之外畢（謂畢向外），又謂之厭屈檀

乃厭冠不入公門是也于是取疏麻作組從冠前額上越數寸闕至後頸缺之際而繫之而垂其纓鄭氏謂纓結門闕非是在青冠謂之組纓在內冠謂之首絰士冠禮緇布冠缺項以青組纓屬于缺是也蓋喪冠不綏鄭綏纓之飾也其始用大白冠而不綏以質也既用三辟積而仍不綏又以凶也吉弁冕有纓綏而冠則漸減見喪冠則尤無之以冠有委武則別綴以纓而垂其綏雜記所云有委武而后綏者喪冠則無委武矣無委武則無綏無綏則已簡略有無纓之勢冠與委武不屬則別為纓綴委武而纓有綏喪冠屬纓條即以纓餘為纓則纓綏俱無矣故上加

首絰而謂之組纓組赤纓也謂以纓繫頰而垂其餘也然則晉唐冠製凡缺後有垂帶而頷下無纓綏者得非此濫觴者乎

喪冠不瑱（瑱充耳也）至小祥始用角瑱今俗以兩纊垂耳傍此送死之物荀子所謂充耳而設瑱者（以絮耳瑱作）充死耳也豈生人而可用之

五服喪冠其製並同皆有三襞積有纓有條屬有厭用外縪（內縪乃齊斬非是）惟大功以上襵向右小功緦麻襵向左小不同耳賈公彥曰哀重從陰哀輕從陽此左右所自分也若五服重輕與受服變除之等則但以

麻縷升數爲準而今之布麻工纖俱與鄭賈其疏密而分別用之無成數焉

首絰

首絰用苴麻爲之春秋傳晏嬰斬衰苴絰帶謂斬苴麻不治而用之爲首絰爲腰帶即此是也但首絰宜細不宜大一則用以束頭如古冠組纓而見使下垂折一則首服尊嚴整而不垂不容加之以麤大之質士禮謂首絰大于腰帶固無理矣乃又曰首絰大搹大搹搹者大搤也賈氏謂用手一搤爲度而鄭氏諸儒謂圍闊九寸爲一搤則以高四寸長六寸之冠而加之圍闊九寸之絰無理極矣尚且去五分一以

爲帶大去五之一猶有七寸其在腰亦不必勝任況據其謬說冠布升數倍細于衰而獨此絰帶首大履細已弱矣所然且五服之帶亦從此而升降之謂三年變葛與期之麻同期之變葛與大功之麻同倶以大小而大要服有輕重之差不過以麻纓麤細言耳若尽知人小何足較量身長則纔長首人則冠人天下有長纔人冠爲重喪者乎若上體又云父喪下本根向下在左母喪上本根向上在右又以根枝上下分陰陽左右有全失紕纓束頸之意至朱氏家禮亦載首絰亦云[illegible]圍九寸乃曰先將麻頭安左耳上而將麻尾環右

耳而結之則繩大將滅耳矣又以此服之條屬之外夫此一條繩已踰經寸又增之以九寸之經服前有上何以安之舊又苴絰毋爲麻絰不通今以三年爲苴功以下爲牡麻布不同布總布總用麻布潤一寸爲總雜束髮上而垂其餘三年布六升垂六寸齊則布八升垂八寸大功以下布十升垂十寸按廣韻有髢字註髢頭須也喪中之垂者曰頭須今俗亦有是名意必即總之垂者而與其名或曰垂紒爲髢則紒本髮繩詩不屑註所云髢所可以解紒謂解紒結也結則安能垂下或謂環即髻髮之綰則經寸太狹即束髮之繩則經寸又太闊若又云一辟博一寸辟一褶也以二寸褶合作一寸則正如今麻圈然能名孝圈

孝纂是也

露紒紒結也訓結髻也士冠禮有笄紒用笄纚結髮而露其纚髮之纚于外惡紒亦然易笄纚以麻而束其根復纚其末及髻成而其纚露焉或曰露紒者即露髻也紒訓結髻亦訓結然而紒別有物矣以紒結髻則紒與髻自不同

齊衰衰服祇一名即齊衰也但其名雖一而製則有二一以不緝齊為齊齊者衰下際之名則三年衰也三年之衰不緝齊但齊其麻而不緶緝名為齊衰以不緶齊為齊又以剪麻為齊又名為疏衰左傳疏衰孟子齊疏疏者麤也而不名斬衰左傳論語孟子皆無斬名一以

緦齊為齊則則功以下喪也期功以下喪指緦齊（但禮）（緦衍仍諸嫌禮）名為斯喪功喪緦喪而不名齊疏喪（仿丁有貨嘗喪）（則三年喪也）故齊喪者以上衣之喪介下裳之齋而並名之不緦之用一三作是也緦喪之川四期大小功緦是也其詳見乎後說中矣（喪服異制說）今鄭衆其與而言其在上喪者行喪（長八寸博四寸）廣袤當心以推心故表出之喪有內外襟裁六寸布而綴之當襟之中未禮無外襟（俗名對襟）但以左襟邪綴之得毋予人有邪心乎有領（左右各開四寸）襯八寸之布為四寸而綴丁衣端其開領處將領隙四寸外折而壓丁項之兩旁謂之辟領辟

者開也。又脥也。其開領之衽在前二幅（每幅廣四寸合八寸）謂之襟。襟交也。在後二幅（背縫左右各一幅亦合八寸）謂之淵。中以衣身。唯此中淵也。而于是又横接二幅（每幅廣四寸合八寸）謂之適。夫適者。就非以旁幅之猶近身者乎。衛注謂衽領為適。則領在項間未能横出下裹也（詹文適傳四寸出于肩）衽。適為衽。領則適當兩肩。不能開領。其上也。乃米氏為襟且制衣身之近項者。衽之淵中。而反鉄領以補之。大裁製之法。損襟補虛。必脈其裡。未有故毀衣而填以巾者。非衣重。唯領不得作補繰之用也。乃又負布一片名之為負。上綴于領而散垂其下以負之如

負板然故又名負板然而舊說謂負板之濶跨衣身八寸適八寸又兩旁各出適一寸共一尺八寸是中爲衣身兩旁爲適而米禮以俾領在中衣身在旁則又亂矣而丁是接適爲袂廣二尺二寸而長稱之其裁幅四方端正名爲端衰（衰自領至腰長二尺二寸正與袂齊）乃士禮門袂屬幅幅謂不削幅也古幅廣二尺邊二寸凡爲冠爲服爲射侯爲喪衣必削其邊幅二寸而袂獨不削則士禮自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今袂非裳乎而不削乎是自叛也而丁是接袂爲袪袪者袖口也士禮曰袪尺二寸夫以二尺之袂而緣以尺二之袪近

乎無理故朱氏家禮謂惟袂有二尺二寸袪則縫合袂下之一尺而留上一尺二寸以爲袖口其臆說未皆不善然而齊衰不縫合兩旁兩袖而皆不縫今縫口則緝矣況袪袂異材故羔裘豹袪不得連幅未聞用袂材以作袪飾者是以馬融曰袪袂末也繼袂之末必綴以一尺二寸之袪是袪必別綴所難明者獨一尺二寸耳先仲氏曰古袪用布四寸長一尺二寸直綴於袂外直綴則不衡屬安其長不及袂一尺而下不環屬留下際不縫接乃及屍其袪于袂口上而下垂焉今唐後畫家如李公麟畫孔門弟子皆有袖幅下垂不縫接

而又展于袖外襯非儀章稱在尹若夫冬服不用袪又曰鹿皮無袪至小祥始傭以袪此言冬裘則給非裘制也而于是衣下有要以半幅橫綴衣身用以掩裳之上際要旁有衽以布三尺五寸裁一幅橫邪割之各以闊頭綴要間兩旁用以掩裳之前後際而上衰終時凡縫皆向外謂之外縪縷纏在外若用布裁多尺寸見在而鄭氏總計但約布一丈四寸又參錯不合江下負衽袂袪諸數一概闕落則安用計矣至于下齊則有裳用布前三幅後四幅皆不全幅蓋中破為七故深衣皆削十有二幅以六幅交解之也幅作三倍積分倍積折褶襵而三屈之

謂之三袧袧者屈也大但鉤其幅而不鉤其邊所謂

齊也所謂齊裳之與于深衣者也然此皆內縪者襵縫

作內

男裒裳不連婦則連之雷次宗曰男子離其裒裳故有要婦裒裳相連則無要有無事掩露也若其無負板則女無有脩與男不同至于裳則無倅積披深衣裳制以六幅邪破爲十二幅濶頭向下陜頭向上而縫之今女裳亦然且丁前後幅相際之爻皆已縫緻則下體中服無少漏矣故又無兩衽女裒之與于男裒如此

五服之衰皆外縿(縿衣外展)裳皆内縿(縿裳内展)皆用側幅(大布幅邊)之而裳則前後七幅皆用三裥惟期功以下皆縿大功以下無衰無辟領無負版其餘皆同若大功以下女衰則幷無要無衽無衰無辟積負版辟領說見前

大小功緦衰其規制已見前說祇其布尚有不同者以斬衰爲三升齊衰爲四升其數已不可通矣(以齊即斬也)若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則濩習人皆能言之大抵皆鍛治其縷織以成布所云有事其縷無事其布者(謂治縷不治布)在大小功緦皆然故小功衰名緦衰

緦者細縷之名漢時南陽郡鄧氏專造此布名爲鄧緦至緦則亦以縷細得名謂細如絲然蓋朝服十五升其絲最細緦則抽易其半祗用七升半而其細則一如朝服之緦故緦者絲也又細也凡布八十縷爲一升一云八十一縷爲升緦不可據

錫衰疑衰皆朝服皆鍛灰濯治之使之滑易錫者易也但錫衰緦衰皆用七升半布而緦則治縷不治布錫則并布亦治之稍有不同若疑衰則用十四升布較朝服祗少一升擬于吉矣疑者擬也舊註錫衰即功衰疑衰即緦衰弟以相近故約略言之實則不同

行者此
升數有不可據者不特今製工織與古絕異即禮文
著升數者惟上禮閒傳二書而士禮斬衰三升三升
有半閒傳祗三升士禮齊衰四升閒傳有四升五升
六升士禮大功八升九升閒傳有七升八升九升士
禮小功十升十一升閒傳有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兩
相牴牾何以爲據且同一服名而升數有數等者以
別有正服義服加服降服名服報服從服凡七等也
大五等喪服明見舊經而又加七等爲十二等此上
禮參亂無稽之言即就其所分者一一計之位旣不

背義復乖外名理閏章苟此為甚而釋禮家必扭曲
孫直以為說先仲氏嘗言他不具論仰以斬衰之義
服言之義服者臣為君也仰疏衰也夫疏者麤也疏
衰為嫌之至麤而謂次于斬已屬無理斬衰三升疏衰三升半
乃又以此為臣為君之服夫以尊卑言則父為長子
前三升而君反三升半是尊不如卑也以人合言則
妻為夫妾為君皆三升而君猶三升半是國君反不
如家君也且左傳晏嬰為父晏桓子服麤衰矣孟子
滕定公薨其子文公教之以齊疏之服矣以麤衰為
義服耶則父不可義以三升半為疏衰耶則父服何

可憐之以三升半是止此義服一推之斬衰而有難通者而他何論焉

帶 喪服祗一帶名要帶又名絰帶三年用苴期功用牡麻小功用澡麻澡治之緦用布皆絞㑹股繩從後環向前結之而垂其餘士禮有絰帶又有絞帶彷吉服革帶之繫雜服說矣見後喪服制說但初喪用散麻士禮小斂前散帶帶要不絞垂長三尺至三日始絞而垂之終此惟三年期有之故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他仰不然至于麻有本根末尾大功以上用本小功緦絕本矣婦人帶與男子同但三年與期有除無變大抵首

笄要絰俱不更易禮記謂男子重首婦人重腰則首笄何以不易謬矣至服竟

一除謂之終喪故檀弓曰婦人不葛帶謂卒哭變葛

婦獨不然以婦陰尚質喪重不更易也若大功小功

卒哭變葛與男子同此以喪輕當變之故而或謂婦

人大功以下原用葛帶則牡麻澡麻男婦並同何會

用葛乎

杖 白虎通曰杖所以扶身也士禮謂杖者爵也此襲

四制而誤者苟杖以竹木為之長可齊心而下其本

根在下 一云父竹母桐一云三年竹期桐亦隨用之若

又名苴杖則苴不可杖家語疏麻苴杖木苴絰與杖

二物而上禮竟作杖名謂形惡類乎恐不然

屨三年菅屨見左傳荀子諸書但荀子又稱非蒯屨即菅屨也菅與非蒯本一物而異其名左傳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謂草之堅韌次于絲麻而可爲屨者故下深曰股蒯席而已云謂蒯非草席可去足則菅與非蒯皆相似稱名字書所謂菅艸蒯皆若草而白華有菅詩白華菅兮黃華有蒯詩苕之華芸其黃矣考據歷然士禮喪左傳荀子亦以三年之屨爲菅屨矣乃欲增斬衰一行而降疏衰一等于斬衰之下遂曰疏衰疏屨藨蒯之非也夫藨者藨蒿之名藨蒿既不可爲屨而非

屝字殊又必不可以非草之菲當屝屨之屝乃增藨字于蒯上無此草名詁非字于蒯後又顯屬訛借此實與荀子非總當蒯諸文而自相謬亂者據此則益信疏衰之外無斬衰而非屨蒯屨只是菅屨必不容下疏衰斬衰下立兩屨名也〔更有立藨屨一名謂三月李哭藨屨內納此又匹誤本說白〕若齊則廲屨以廲為之齊衰三月與大功皆繩屨〔見此非小訛〕則以廲作繩而編以成之上禮又謂臣為君三年繩屨大三年而降于大功也乎若小功而下則冠用吉屨而去其絇蓋吉屨有絇喪屨總無絇者〔謂此此總〕屨不絇總純三飾純爲屨緣總者縫中之紃

絇則屨頭飾也若又有白屨即白麻屨既祥而具之又檀弓有絲屨謂有子既祥所易之服則喪屨用草麻吉屨用皮（冬葛夏絺）不用絲故曰此屨中之飾如所云絇繶純者非謂以絲織屨也又皆屨外納（殺縫向外）麻屨皆內納（殺縫向內）各不同

[illegible]則而小祥易以練服按練者漱練之名似當以練為之但周時練冠也下中衣且有子既祥絲屨尚為越禮況初祥乎古凡喪冠皆治纓而不治布此則創為灰湅治令熟且白則在小祥為練冠而在大祥即為縞冠總可用布不必縞也若陳氏禮書謂練冠與初

喪大白冠同則大白無緌積無條屬而此俱有之且加以耳瑱如檀弓所云角瑱雜記所云三年之練冠亦條屬而有縫者喪冠無瑱至此加角瑱喪冠皆有縫惟大祥以後左縫此則顯與大白冠大異陳氏言非也其衰與功衰同用七升布而去衰去辟領去負板三物他皆如前若又云素衣黃裏纁緣則皆以中衣言之誤洪云以練布為中衣而黃其裏又以纁色布為中衣領袖之緣纁者紅色之多黃者此非衰也若喪屨用麂皮而不禚至此加以禚且加飾衣乃去首絰易練帶一作布帶又作葛帶總皆褖衣繶屨亦大功屨無絇者又有白屨雖屬練屨然必係[illegible]

而後用之初祥時不得有此

祥禫

大祥縞冠素紕縞冠卽緣冠而加治者或曰以縞爲之紕者纓也一天紕衞也一天以素緣冠兩邊各二寸係弁提喪冠條屬不纓至此則不條屬而設纓故有紕但纚而不紕檀乃以存乃紕纓爲非禮是也又喪冠有縫至此則左縫若其裏則用十五升布爲深衣領緣皆以布其中衣則仍用布而表裏緣領反不以縞者而以素色如閒傳所云素縞麻衣者蓋外凶已除則中哀反未忘也白帶卽縞帶白麻屨卽白屨無絇見前

禫服

禫服用纖冠一作綅冠者黑纓白緣之名禹貢厥

禫玄纖縞緰白玄黑而纖作黑白之間故既祥而縞麻而纖至于玄則即吉矣是纖雖去白而未全黑唐名紵服未名黲服並非玄色黲稱纖冠為玄冠非也但纖冠不纓（作練緣）玄衣黃裏（皆中衣）玄赤纖色而深衣則並如既祥之服無所變易但喪服祇一帶吉服有二帶以懸鞸懸珮非若帶不勝任也今禪則獨於縞帶之外又加吉帶以此時將即吉懸珮論語所謂去喪無所不佩者此正去喪時耳（去喪謂去喪服說見後）若吉屨無絇則冬用皮屨夏用葛屨特無屨飾與小功緦並同

五服總名

五服一齋衰二期衰三大功四小功五緦也齋即斬也斬齊其麻而不之緝故謂之齊但不名斬耳期衰緝衰也雖一斬四緝出喪服詳原合期大小功緦爲言而功緦去衰因再以期衰名之鄭氏詳學記五服謂自斬衰至緦麻之親而孔疏以斬齊二功緦當之夫斬齊二功緦即是齊期二功緦齊之不緝即是斬期衰之緝即是齊但必分斬與齊爲兩服而兩屬父母則以五服之親言之於父母多一等而以五服之時言之則在期年少一服至士禮標記服色則又多疏衰齊期與緦衰二名色夫五服之名其來巳久祇

增一斬名而致使五服之數兩不能合然則齊斬可分乎